

第二卷

毛泽东

傳奇



龚一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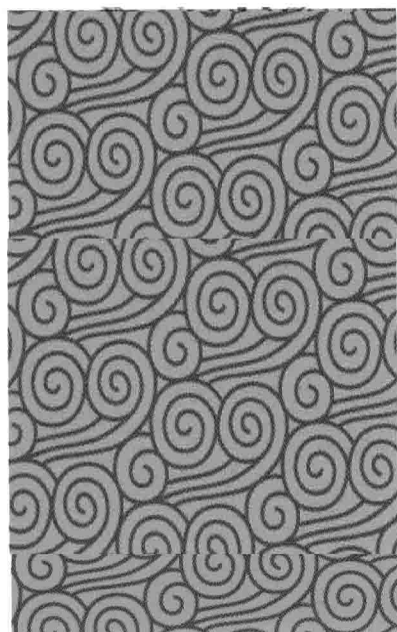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编委会

- 顾 问 李 敏 李 讷 王景清 毛小青
 魏光朗 莫 骄 胡子敬 李定坤
 ○总 策 划 胡国安 匡卫兵 张建辉 李 锐
 邹立伟 肖 彦 帅 兵 曾馨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毛泽东传奇 / 龚一 编著. -- 北京 : 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35-5223-6

I. ①毛… II. ①龚…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582号

毛泽东传奇

责任编辑 王 君 蔡锐华 任 丽

装帧设计 文卫民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策划统筹 湖南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 (0731) 88238222

字 数 18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全套定价 98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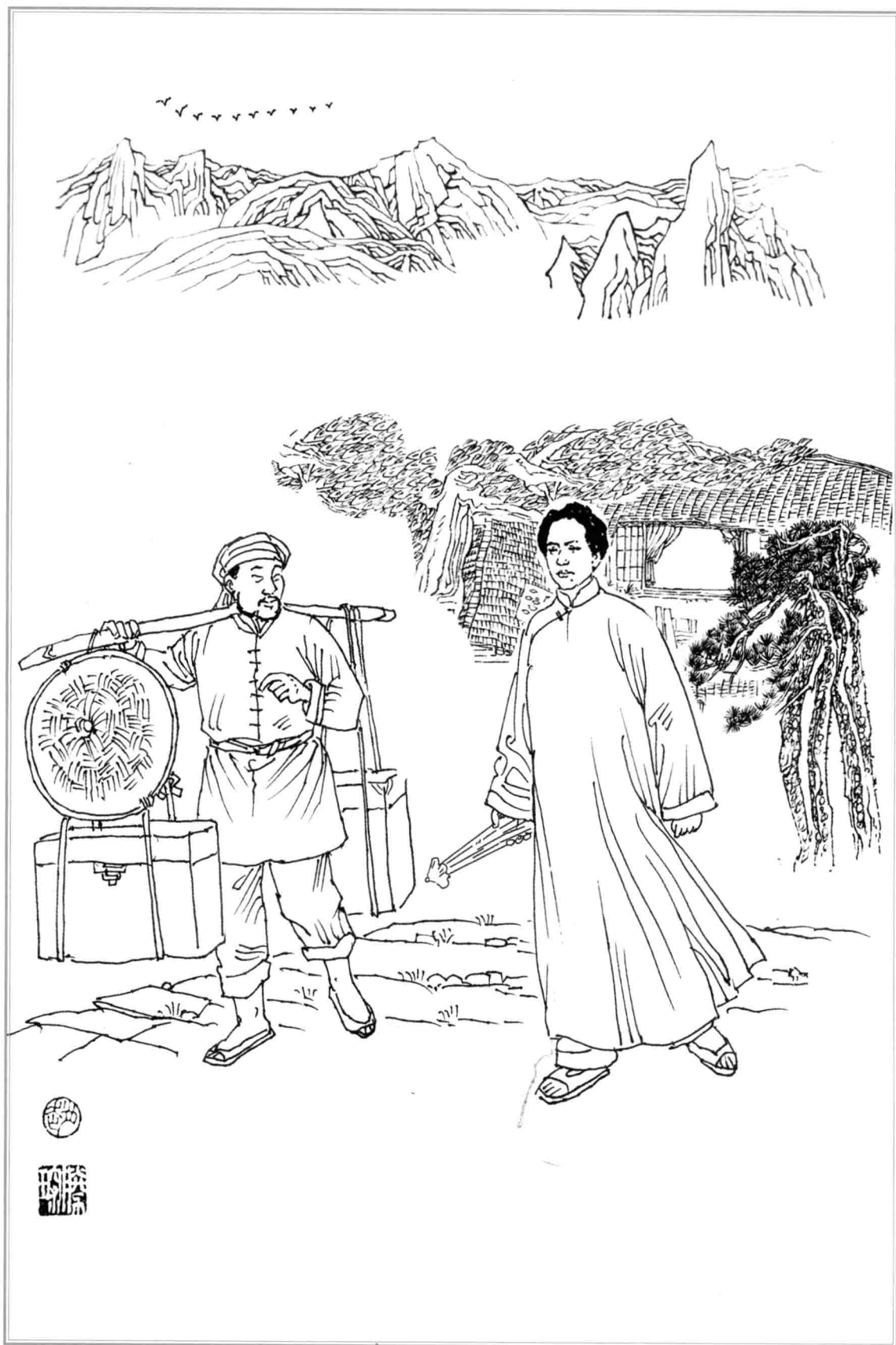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图片全部由毛小青女士提供)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第二卷

第一部用章回故事记录毛泽东传奇一生的作品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首个支部建诸船山	东方惊雷响彻安源	2
第二十二章	惩凶手燃怒铁路人	闹翻身觉醒泥木工	26
第二十三章	孙中山真诚谋合作	蒋介石苦心闹分裂	40
第二十四章	毛泽东累病离上海	杨开慧携子回韶山	58
第二十五章	伟丈夫替农协正名	独裁者为权力政变	74
第二十六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水塘草丛中巧脱险	94
第二十七章	排众议放弃攻长沙	出奇谋果断走宁冈	112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赠枪感文才	贺子珍进城抢情报	130
第二十九章	茶陵成立红色政权	袁王告别土匪生涯	144
第三十章	教导队蓉市施操练	毛泽覃乔林办夜校	158
第三十一章	龙江桥朱毛大会师	象山庵鸳鸯重比翼	176
第三十二章	朱毛携手威震敌胆	土地改革大快人心	200
第三十三章	大柏地伏击刘士毅	龙岩城落选毛泽东	214

第三十四章	毛泽建衡阳城就义	陈仲弘上海滩惊醒	236
第三十五章	重出山古田放光芒	设圈套永新造冤魂	260
第三十六章	李立三冒险攻城市	杨霞姑坚定留板仓	278
第三十七章	杨开慧识字岭就义	熊士鼎韶山冲掘坟	296
第三十八章	鲁涤平何应钦受挫	毛泽东蒋介石决战	312
第三十九章	贺子珍情暖老百姓	毛泽东心系起义军	332

【第二十一章】

首个支部建诸船山

东方惊雷响彻安源

21



第二十一章 首个支部建诸船山 东方惊雷响彻安源

话说毛泽东开完“一大”回到长沙，经常站在橘子洲的树荫下思考着问题。一天，他专心致志地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十多名党员的职业想了一遍，便兴奋地披上衣服，去找何叔衡。

何叔衡此时年届45岁，长着一脸浓密的胡髭，毛泽东平时叫他“何胡子”。

何叔衡看到匆匆跑来的毛泽东，问：“润之，有什么好事？”

“我们要办的合法机构我想好了。现在发展的党员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您看办一所自修大学如何？”毛泽东说罢谈出了自己的想法。

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可以说是毛泽东久蓄于心的愿望。念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他就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感到厌倦，认为这种学校，完全不注重学生的自修自学，先生讲，学生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灌输式教学，对于开发智力是十分不利的。而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之后，自修自学，便成了研究学问的最佳方法。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一位名叫黎锦熙的湘潭同乡的信中便说：“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怀此理想，少年于兹矣。”1920年2月，他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将这种学校称为自修大学，这年3月，他甚至向朋友提出要在长沙邀众同志，租一所房子，筹办一个自修大学。

何叔衡年长毛泽东十多岁，但两人是亲密的忘年交，新民学会解散前，两人同是会员，而且观点常常一样。他很佩服毛泽东，曾向另一位年龄大毛泽东九岁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听到毛泽东要创办自修大学，觉得这主意不错，便问，“校址你考虑过没有？”

“考虑过了。贺范民不是船山学社社长吗？我看就借用一下他们的房子。还有董事长仇鳌也能帮上忙的。”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想得不错，那我们分一下工，找几个人分头行动吧。”何叔衡觉得这事能成。

船山学社建立于辛亥革命之后。1914年到1916年之间，湖南一些研究王船山(即王夫之，湖南籍的大哲学家)学说的文人，在船山学社每隔两周讲学一次。那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学

校读书，老师杨昌济极为推崇王船山等人，主张知而行之。毛泽东受老师的影响，对船山学说甚感兴趣，因此常与同学一起到学社听课，渐渐地，与学社管事的几位老先生熟悉了。

到这时，船山学社已无昔日盛况，无人讲学，书声渐稀，空空荡荡的房屋布满尘埃。

于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会见当时船山学社董事长仇鳌，提出要创立一所新型大学。其宗旨是：“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社会”。

仇鳌欣然同意，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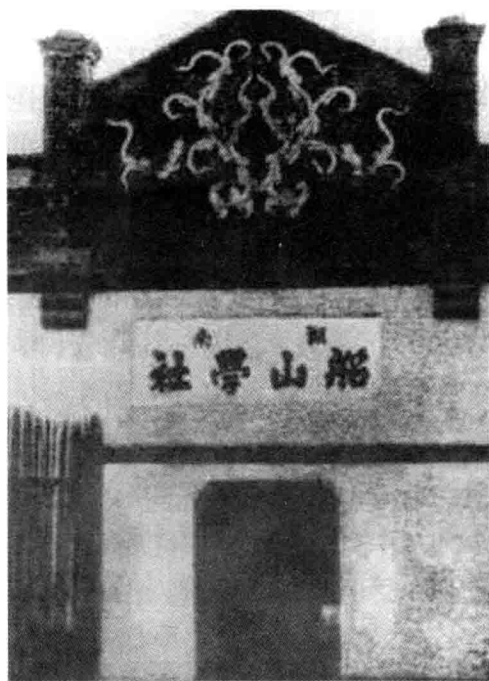
仇鳌（1879-1970），原名曜元，号炳生，后更名鳌，又号亦山。湖南汨罗人，从小崇拜自沉汨罗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是位著名民主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积极参加反清活动，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首倡辛亥革命，后又大力推行“倒袁”、“护法”活动，参予创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国民党，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领导，湖南省民政司长，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两湖监察使等职。由于他爱国情操，渊博知识，思想开明，豪爽性格，关心教育，奖掖后进，在国民党人中，特别在湖南威望甚高，深得社会各界的敬重。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学监主任方维夏与仇鳌是同乡同庚挚友，经常请仇鳌来学校讲演，特别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仇鳌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多次来第一师范学校，与师生一起，对袁世凯卖国罪行，口诛笔伐，深受学生欢迎。毛泽东对他的爱国情操和学识极为佩服，并经常登门请教，成为仇鳌门下一名“编外”学生。仇鳌通过多次与毛泽东交谈，发现他与众不同，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志向远大，特别是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令他仿佛看到民族的希望，看到自己理想的曙光，由衷地喜爱，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甚至他的夫人刘庄女士也倍爱有加。有几天毛泽东没有去她家，她就在家念着：“润之啊，这么久没有来了，没有出事吧？”可见毛泽东是深受仇鳌一家人喜爱的。

经过紧张筹备，湖南自修大学在船山学社正式开办，开办费每月400元。

开办过程中，仇鳌还从他私人积蓄中，捐资5000银元。贺范民也出力不少。仇鳌任该校董事长，贺范民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教员中，很多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1921年8月16日，长沙出版的《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宗



毛泽东、何叔衡建立的自修大学就设在长沙中山路的船山学社

明义：“本大学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笔记，修订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很明显，湖南自修大学给穷且志坚的普通人接受教育、研习学问提供了场地。它将采取新的教育方式，播散新的价值观念，培养新的社会精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897年在长沙出现的湖南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那所学堂也力图改变更为占旧的经院教育，也尽量让更多的年轻而贫寒的学子进校，也采取老师讲授，学生提问或写的方式教育学生。结果，培养出了像唐才常、蔡锷这样一批令清朝统治者闻之切齿心寒的人物。

不错，湖南自修大学所要造就的，正是封建制度的叛逆，现有社会秩序的掘墓人。《湖南自修大学的入学须知》明确写道：“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

湖南自修大学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这并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入学。

为了培养“改造现社会”的急用之才，学校在招收学生时把关：很严格。学生入校前，先要以通讯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经济情况怎样？
- (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 (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 (4)愿意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做什么打算？
- (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 (6)对于社会的批评。

应考者须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经学长评阅答卷后，再当面决定取舍。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从事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中最当引以为自豪的举措。他亲自起草的组织大纲，字里行间蕴含着现代教育思想。

由于招生条件较苛，学校创办一个多月了，入学的仅有一人。

到1922年夏，情况终有好转，入学者已增加到三十多人，学生大多是毛泽东进行革命活动初期的一些战友，共产党员和新民学会会员。此外，还有一些思想进步，无力升大学的青年学生。

湖南自修大学渐渐声名远播。因在北京大学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教学而在“五四”时期声誉鹊起的大教育家蔡元培，也亲自撰文：“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实验室，全与我们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不得了。……湖南学者乃有自修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这给毛泽东及他的同志们以极大鼓舞。与此同时，党组织的发展也很快。

自修大学在仇鳌的帮助下，以船山学社作掩护，成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湖南省委公开活动的场所。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战友，一边在自修大学工作和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区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仇鳌夫人出身农家，贤淑好客，对毛泽东等人总是热情招待。她泡的茶是汨罗特产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种茶咸甜香辣，去湿解乏，舒胃提神。毛泽东很喜欢，一次能喝五、六碗。她端的酒是仇鳌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毛泽东每次也能喝一、两小杯。毛泽东对仇鳌夫妇说：

“你们汨罗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汨罗的谷酒赛过‘白沙液’，应该取个名字。古代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谷酒叫‘汨罗春’蛮合适。”

再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旋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的一片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会儿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的中间，一会儿在丛林里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宽肩矮个、一嘴黑胡子的何叔衡。

1921年10月10日也称“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故名），旧历的九月初十，夜空中挂着清白的月亮。房屋及江中渔船上的灯光都已熄灭，偶有粤汉铁路线上的火车进出车站时的几声低鸣。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走进一个密室，杨开慧守候在房间的入口处，进来一个就轻轻地打开一次房门。与会者到齐了，房门也关闭了，窗户也被严严实实的遮掩起来，从外面看不到一点灯光。

这一天，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了。湖南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全国最早的省级党组织。参加会议的同志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未来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是各界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冲锋者和领导者。我们一定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为党的事业战斗到最后息。

宣誓后与会者一致选举毛泽东为第一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为支部委员。党支部决定了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开展工人运动。在全国建党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专门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央局组织主任张国焘兼任书记部主任，并计划创办出版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根据中央指示，凡有党组织的省份也要成立相应的劳动组合分部，毛泽东自然也兼任了湖南分部主任。

毛泽东慎重地吸收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渐渐地，长沙城里，首先是在一些学校里（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都有了党支部。在铁路、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电灯公司工人以及各手工业工人中间也发展了党员。后来湖南的许多县（如平江、衡阳、水口山铅矿、炭塘子锰矿等）也有了党的组织。

一天，毛泽东刚从安源煤矿回家，突然，他当年的“半个朋友”李隆郅（李立三）出现在眼前。

在毛泽东惊愕之际，正在做饭的杨开慧说：“润之，隆郅已经等你好久啦！”

寒暄之后，李隆郅拿出了上海中共中央的介绍信，热情地说：“润之，中央派我来湖南，请你分配工作。”

李隆郅本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怎么突然回到了长沙呢？

原来，他与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等人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了。1921年6月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以特使名义来到法国，企图向法国政府借一万万金佛郎，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建筑权作担保。事先，驻法公使陈篆同法国有关方面做了初步接洽。

当时在法的中国学生得悉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激烈反对。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人发起，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于6月30日组织了拒款委员会，发表了《拒款宣言》，并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借款真相的调查报告。

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00年春随三伯父周贻谦在辽宁铁岭银岗书院读书，后转入奉天第六丙等小学堂。1913年离开奉天奔赴天津，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中学毕业后，一位名叫吴达阁的好友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到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成为全国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的领袖之一。1919年春，回国后即在天津投入五四运动，并发起组织了觉悟社。

1920年1月，反动当局为镇压学生的示威请愿，在天津制造了“一二九惨案”，50多人被武装的军警殴打致伤，周恩来等4名学生代表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冲进省公署交涉，但遭到逮捕，陷于囹圄之中。7月出狱后，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12月中旬，到达法国马赛。

《拒款宣言》发表后，广大华工站在学生一边，其他各界爱国侨胞也纷纷响应。为了扩大影响，周恩来、蔡和森、李隆郅等人一面领导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及旅法各界侨胞，举行了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陈篆到会作答，一面撰写通讯，寄回国内，揭露卖国借款真相，争取舆论支持。在中国工人、学生和法国正义人士的一片反对声中，法国政府担心事态扩大，不好收场，只得宣布暂缓借款。拒款斗争取得了胜利。

但是，经过拒款斗争后，华法教育会原来给学生的一点微少津贴完全停发，这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借勤工俭学名义，向欧洲各国募捐得一笔巨款，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可是，把持这所大学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却将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反从国内广州、上海等地招来一批有钱的官绅子弟入学读书。

蔡和森首先得到“贵族学生”即将到达法国的消息，找到周恩来、赵世炎和李隆郅等人商量对策。最后3人决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强行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去就学。

9月17日，100多名学生代表集会于巴黎，通过了蔡和森等人起草的《以开放里大为唯一目标》的宣言，随即组织先发队，由李隆郅任总指挥，由李隆郅、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等人参加的入校队，一共125人，由巴黎直奔里昂，强行去入校。

9月21日，入校队到达里昂，砸开里昂大学校门，占领校舍。

周恩来率巴黎其他学生赶来支援。

里昂大学校舍被占领，使得陈篆、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急忙向法国当局求救。9月22日上午，300多名法国武装警察包围了学校，先是强行逼迫学生们离开，无效后没收他们的护照，随后用装甲车冲进校门，大肆殴打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李隆邨、蔡和森、陈毅、张昆弟等104名学生被拘捕，装进囚车，押到法国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

在囚车驶往兵营途中，李隆邨、赵世炎等人不断用法文高喊“争回里大”的口号，蔡和森还将身上带的传单从铁窗口向马路上甩去。

“双十节”到来时，被拘留的100多名学生进行绝食斗争。此事吓得中国使馆和吴稚晖又慌了手脚，吴稚晖被迫出面向被押学生讲话，劝说勤工俭学学生放弃入学要求。李隆邨和赵世炎代表全体勤工俭学学生发言，当面痛驳了吴稚晖，指斥他出卖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并和法国当局勾结压迫学生的行为。吴稚晖狼狈离去。最后，他和中国公使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李隆邨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了对策，蔡和森说：“押送回国也是好事，回到国内，可以找党参加革命斗争。”但是，法国的留学生和华工需要有人留下进行领导，于是，李隆邨建议赵世炎留下来，因为他是勤工俭学学会的负责人，赵世炎表示同意。3个人商定后，设法使赵世炎逃离了兵营。

经过28天的囚禁生活，10月18日深夜，蔡和森和李隆邨、吴明(陈公培)、陈毅、罗学瓚、张昆弟等104人，被法国当局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过激党”的罪名，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

蔡和森、李隆邨、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回到祖国。游船驶经香港时，蔡和森与李隆邨、张昆弟、贺果等20多人设法在香港上岸，进入广州，先期到达上海。1921年11月23日，其他人全部抵达上海。

蔡和森、李隆邨到上海后，见到了陈独秀，两人立即被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并决定蔡和森留在党中央工作，李隆邨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这时，李隆邨没有等法国的行李寄到，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离开上海前往湖南。来到长沙后，他立即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去见中共湖南支部负责人毛泽东。

毛泽东和李隆邨是“二十八画生”征友的“半个朋友”，算是熟人。现在他看到李隆邨的介绍信，热情地说：“湖南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欢迎你回国参加革命！”

这时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并不多见。因此，毛泽东对李隆邨的到来很高兴。他问：“你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呢？”

“陈独秀书记说当前中央的主要工作是搞工运，那就让我到工人中去搞运动吧。”

于是，毛泽东依据李隆邨的志愿，决定派李隆邨去安源开辟工作：“那好，你就去萍乡安源路矿吧，那里离你老家也近。”

李隆邨欣然同意，接着，毛泽东向他介绍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情况。

最后，杨开慧也坐过来了，她细细地询问了蔡和森和向警予等人的情况。李隆邨说：

“我离开上海时，听蔡和森说向警予也快回国了。”

杨开慧听了，对毛泽东说：“自从前年北京分别后，整整两年了，真想念她！”

但是，李隆邳工作心急，无意多谈，对毛泽东说：“润之，我想明天就去萍乡。”

毛泽东笑着说：“你莫急，去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首先需要利用合法的形式，争取公开活动，才能站稳脚根，才能逐渐和工人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杨开慧也说：“最好的合法形式就是去搞平民教育。”

杨开慧这一点与毛泽东想到一块了，毛泽东接着说：“对！长沙有个平民教育促进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六如在那里工作，你去他那里办一个给萍乡县知事的公函，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天，李隆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好了去萍乡的手续。

第三天，毛泽东和李隆邳以及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宋友生、张理全等4人一起去安源。李隆邳远从国外归来，顾不上回家探望，火车经过醴陵的时候，他只隔着车窗望了一眼离别3年的祖屋，连车都没下，就跟随毛泽东直奔渴望已久的战斗岗位。

到安源以后，毛泽东、李隆邳一行4人以湖南省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身分，考察情形，开始活动。他们同工人积极分子进行了接触，并向他们“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

毛泽东等3人回长沙以后，李隆邳以教员的身分留在萍乡办工人补习所和国民学校，从此，22岁的李隆邳，在安源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罗学瓚、张昆弟到达上海后，也先后加入了党组织。随后，罗学瓚被派往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张昆弟在百家庄从事工人运动。陈毅则没有加入共产党，回了离四川乐至老家较近的重庆。

毛泽东送走李隆邳回到长沙后，湖南劳工会又掀起了工人反帝运动的热潮。

1921年12月25日，湖南工界举行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街大会。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1921年11月12日开始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等9国会议。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包括列强共同镇压远东人民，首先是镇压中国人民，美、英、法、日签订的《四国公约》；根据美国的“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等。会议期间，中、日还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协定，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借款赎回，胶济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开放胶州租借地为万国商埠。这个会议是列强诸国共同掠夺和瓜分中国的黑会，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会议进行反对。

这次湖南工界反太平洋会议由黄爱任主席，庞人铨任总指挥。在大会上，黄爱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参加人数之众为历次罕见。

说起黄爱、庞人铨，这本是两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也是毛泽东苦口婆心争取过来的工人代表。

那是1921年春的一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叫上一个营业员，带着进步书刊，来到宝南街鲁班庙。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名叫任淑德的木匠师傅，这是毛泽东最近结交的工人朋友。

原来，湖南学联准备联合工人组织老工会，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组织一次游行示威。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不愿合作。毛泽东此次就是来做他们的工作的。

任树德也是老工会组织者之一，并且在里面享有比较高的威信。毛泽东对他说，想到江对面第一纱厂去推销书报，顺便要见一见黄爱和庞人铨。任树德一听，满口答应了，急忙放下手里的木匠家伙，换上一件干净的罩衫，随毛泽东上了路。

来到湖南第一纱厂，只见那一排排的青砖厂房，都悄无声息，几栋低矮的职工宿舍，像鸽子笼一样拥挤。由于军阀混战，洋货倾销，纱厂老板克扣工人们的工资，工人们不干了，正在罢工。如今，大家都呆在屋里，有的在懒洋洋的打瞌睡，有的在呼五吆六的推牌九，有的在扯山海经……

毛泽东让营业员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摆开书摊，不一会儿，围上来好多看书的工人们。黄爱和庞人铨听说毛润之先生过了江，也飞快的跑来了。

这时候，正在选书的工人群众当中，有一个穿对襟灰夹袄的中年汉子，突然大喊：“这是搞什么名堂？哪个把布尔什维克的书送到这里来了？老子姓‘安’不姓‘马’，去他的吧！”所谓姓“马”，是指信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姓“安”，是指信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

另外一个穿短褂子的小青年也跟这帮腔：“对！穿长衫的和我们穿草鞋的不是一家人，轰他走！”

听到这一阵叫喊，黄爱和庞人铨才发现了新书摊，他们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老工会的会员们，看到两位负责人这般神色，跃跃欲试，打算冲上来把书摊子掀翻。

毛泽东显得很镇定，不慌不忙往前面一站，那双清亮的眼睛，和蔼的望着工人们，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既不畏怯，也不急躁。任树德一个箭步，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双手叉腰，两眼盯着那些将要冲过来的工友们，厉声说：“想干什么？新书，是我买来的！管它姓‘马’还是姓‘安’，你不看怎么晓得好歹？依我看，只要是帮劳苦大众讲话的书，我都赞成。”

看到任树德的派势，那个大喊大叫的汉子和小青年都泄了气：黄爱碍于任树德的面子，不好发作；庞人铨本来就和毛泽东很要好，更乐得做一个和事老，就笑着说：“润之先生里面坐，里面坐。”

毛泽东点点头，跟着走进他们的卧室。只见屋里陈设十分简单，毛泽东在心里暗暗赞叹起来：真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呀！没有一股子革命的决心，是做不到这一点。

窗外还飘着微风细雨，四个人坐下喝茶，慢慢谈着话。毛泽东并不急于谈起“五一”劳动节游行的事情，为了缩小和黄爱距离，他有意的把话题扯宽。首先，他讲起来了1918年冬

天，带领着新民学会赴京的会员，冒着北国风雪，从北京到了天津塘沽。这些第一次看到浩瀚大海的湖南青年，在积雪的海滩上野炊，吟诗唱歌，放声呐喊，真有点罗曼蒂克的色彩呢！接着，他又谈起了李大钊，还有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讲到这两篇文章对自己的影响。黄爱也说，他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敬重李大钊。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就告诉他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并且说，自己虽然没有和翔宇（周恩来号）兄弟见过面，但知道他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因为最近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友来信说，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组织了“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是拥护马克思的……

毛泽东巧妙地话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起来了，他的脸涨得通红，“我们只主张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心想，他们果然受了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的影响，一下子恐怕不容易把他们说服了。

任树德一直仔细地听他们争论，为了不使他们伤了和气，就连忙说“正品先生，润之先生，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是不是把“五一”劳动节游行的事商量一下？”

庞人铨正在犹豫，黄爱却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庞人铨一听，也同意他的意见。

任树德的一双浓眉紧锁起来，他想了想说：“正品先生，龙庵先生，依我的想法，劳工会应该支持学联。不打劳工会的牌子也行，就让我们用泥木行，染织行，印刷行，箩夫行的名义，参加一些人进去，给学联呐喊助威，这也是劳工阶级的义气嘛！何况，前年驱张也这样搞过。”

黄爱望望庞人铨，还是沉默不语。

毛泽东悄悄地拉了任树德一下，示意不能急躁，并对黄、庞二人说：“正品兄，龙庵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你们再研究一下，不管是不是参加游行，我们总是站在一条线上，以后，借重你们的地方还很多呢。”

两天以后，任树德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由于最近半年来第一纱厂连续罢工，赵恒惕政府十分恼怒，下令通缉黄爱。黄爱的倔脾气又来了，居然跑到省长公署去申辩，当即被赵恒惕逮捕了。

毛泽东一听，连忙派人把郭亮叫来，要他在学联布置一下，立即行动，援救黄爱。他自己和任树德一起，飞快地渡过湘江，来到了第一纱厂。

跨进厂门，就看见工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有的大骂赵恒惕，有的摩拳擦掌，准备和官府打一架。庞人铨眼睛红红的，气得说不出话来。大家手忙脚乱，不知道怎样才能营救自己